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六

唐 張九齡 撰

制書

南郊赦書

門下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昃每不敢康觀書
乙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率或
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惕厲斯在為人上而慙德奉天明

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邱備禮將俟於昇
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太和麟鳳龜
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之琛莫不日月
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欽若昭報疇咨故
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吉日追崇九廟採必
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
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
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

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
燎克終感慶罔極豈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
咸和之際俾承厚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
休戚共焉朕欽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
之符亦由羣公舊勲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自
武德已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實
封子孫淪屈者所由勛責具狀以聞存者可籌其官榮
逝者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東封赦書

門下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邱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盖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纘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引我列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

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懋建
皇極幸致太和聚乃幽遐率由咸被戎狄不軌唯文告
而來庭鱗鳳已臻將覺悟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
大封顧惟不德初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
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
遵高祖太宗之業憲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宗
精意上達彤蜺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
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羣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

來慶斯事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朕躬陟天門宿齋日觀時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頓息霜颯莫獻之辰變同韶景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無德不報宜封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樵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神祠率土之內賜酺七日任於村坊宴樂不得聚歛煩勞其節

文有未霑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處行事者
從一處叙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后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斯行蓋取誠享以遵告類朕
恭承祖宗之烈獲主神祇之祀夙夜祇畏不敢荒寧故
勒兵朔陞先展義於汾社迴旆睢上遂有事於郊壇王
者父事天母事地則漢氏祈穀未始正名周禮降神乃
為徼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子道為先惟茲精神在乎

敦孝庶蒙福於四海斯永康於兆人是以率由舊章敬
恭明祀嚴配之誠既展奠獻之禮又終且春秋之議大
事若祀齋祭之福庶品維祺豈獨在予而共有斯慶可
大赦天下

籍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為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見
教於人朕其庶乎有慙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絕而
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社下蒙福

於黎元朕茲精誠天實降鑒今嗣歲初吉農事將起禮
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菜盛是所嚴祗敢不敬事故躬
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謂敦本之為小
何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偏於行惠可大赦
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籩豆之
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
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二紀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
而災眚未弭黎人未康若有由而然則在予之責有能

直言極諫者具以狀聞每渴賢良無忘寤寐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霸之畧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長官勘責有才堪應務者各以名聞致仕官久歷清資始終稱著年漸衰邁情有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比尚沉屈者委宗正勘責奏聞唐元兩營立功官任折衝並改與郎將郎將改與中郎其亡官失爵量

加收叙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良
相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比
類奏聞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
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酺三日布告
遐邇咸使知聞



曲江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曲江集卷七至十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露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七

唐 張九齡 撰

勅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是姻嬖且猶正於人倫
況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
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

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天下囚徒
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
並宜釋放其造偽頭首勾合知情受偽人等罪雖徒流
仍便隸為百姓至彼勿許東西諸道征行人家乃鰥寡
惇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放差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
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
及今月當上贍騎衛士雜匠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
供膳主膳官馬主食人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

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
在京文武官九品已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
京新除五品已上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
勲一轉東宮官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祇供官等更加
勲一轉五禮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嵩特封徐國公
禮會使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
妃禮會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
更加勲一轉禮官備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典主旌節

等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緣太子禮會祇供者各賜勲一轉皇太子舅尚輦奉御趙迴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騎曹趙迴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事舍人薛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薛某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賜物即宜領取宴會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其意公卿百

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
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
黎元于茲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衣食本
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耻
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將以惇俗也
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行爾且長吏數

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
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
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
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遠行之則
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
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
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
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

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思至理實仗羣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其底于道隼旟熊軾光寵有加甘露鳳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斯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

之政繫一己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為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遞想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止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義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特須哀矜以遂

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
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
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冀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
誣也方收叅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
實是與惟理行自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為宰
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
俟後命並即好去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于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已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輒遷叅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為人

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
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為隔唯以億兆為憂
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拈附便入差科輒相容
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
未革自行此法即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
察豈其然乎此色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為殿最
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閱實
乃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主吏自

今已後天下繫囚非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
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
因此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
桑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
清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誘
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聞比
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
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

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二
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浮情
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使臣寵
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是効豈是未圖政之殊尤永用
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為政者防於未然均其
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為之所雖遭歲惡固亦人

安況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
削除更成詭故已逝者未必為削為姦者因此便除一
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
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
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助逃之費是為救弊之先此
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
何率勵至如親識遊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僚搖動獄訟
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

肅諸吏唯只自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
寵徒增祿秩此而可容孰為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
奏聞今甘澤以時農桑為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
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
力勸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寬滯
致有妨奪鰥寡惻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喚朕
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問
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

食言哉並即好去

勅歲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羣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若無欽崇命不永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平合於仁覆之意也夫宓義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為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畫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踳駁俗尚澆

滴當是為治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為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

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媿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天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惻物向陽和此獨憂悴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無以為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

不能自全於已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
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
為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
勉存進退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煩
文邀名具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厭之
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
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
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尚

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誠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興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銓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況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

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頃屬關輔無年遽爾東幸固非
為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奉誠
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薦宜以來年正月七日
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幸所須務從節減所
由明為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冗言念菜色朕用疚懷而牧宰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為本賦歛未均當宁思之良所於邑且十連為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要便置使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綱理吏人有犯所在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差科賦稅量事取安朕所責成貴在簡要其餘常務不可橫干其使宜令中書門下即簡擇奏聞朕將親覽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福猶潤於京師
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刺察將委緝寧朝散大
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賑給使上柱國盧絢等
任寄已深聲實兼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於公心或
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濟黎元間歲
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冗能勿殷懷吏又不畏不仁人
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仗賢而前此使車不無殷

鑒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毫髮大莫振於綱領
本令條察却用煩苛永言所期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
寄允謂通才以蠲疾苦之原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
道利及萬人朕所設官以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譽
言可復也宜副朕懷可依前件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諸贈太子頃年官為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
且未安烝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踈間親

遂此為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為致廟
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祭置及官悉停若無後宜令依舊

勅處分舉人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衷以觀深識頃年策試
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徒
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擇賢良未得所卿等各膺推薦
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載游詞各
宜就食食訖就試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
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無能者從近而
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
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為弃地或以煩碎而不
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為常嗷嗷下
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濟之故令吏曹
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成聲

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惟利是視
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
副勤祝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
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
豈無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聲能若
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

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寤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為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敗于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食食訖好去

勅議放私鑄錢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貿有無
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弊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
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貴頃雖
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
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
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
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自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

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陞
經畧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練而
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畧之云
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懾狂寇覆巢以奔
北羣帥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各宜坐食相
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安郡王禕與一

子官

勅宴幽州老人

勅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翻覆存歲不寧戎馬之郊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略無遺噍實省邊患且減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陳賀深所嘉尚並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勅慮囚

勅時向炎蒸人或冤繫豈忘仁恕固須審察其京都城

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各委
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遞降一等有
情狀難容合格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諸州亦並准
此

勅擇日告廟

勅邊境為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車徒
屢出芻菜載勞使燕趙黎氓略無寧歲而山戎種落常
為匪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柔而不

變臬音輒為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珪等乘間
電發表裏奮討積年逋誅一朝剪滅則東北之侵便以
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廟之畧下仗羣
帥之功今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日告九廟所司准
式

籍田之制

門下綵盛所以奉神祇耕籍所以助人力既義率于下
而敬在其中是為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古而

號公致諫漢文能修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以來動
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墮神困人降災移歲靡不
在此良以憮然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去農祥而不日
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御廩宜令禮官博士詳
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節
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王洽

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涓等性皆中和行無
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井
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
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
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旨期於悉心而政或
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
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
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未盈三載已
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今按事果驗非才傷敗
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
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
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勲封如故馳驛赴
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為臣之節

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阿比隳我綱目有
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為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為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公
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佑華而不實居上畜
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
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為
庶人將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為國大計盖非

獲已布告天下咸應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茲
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
畧小宥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任義亦
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史於宅脩
撰主者施行

曲江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八

唐 張九齡 撰

勅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心揔是亂階私相招誘若

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璧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凶悖遂起茲

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
徒復知密旨自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
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北來窺隙會須審察至
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
宜必先保全以此為上夏初已熟卿及將士已下平安
好遣書指不及多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知劉渙凶狂自

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醜徒略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鏑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為災今將藥物可以時

療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將深悼
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
此為劉渙凶逆處置狂踈遂令此蕃暫有遷轉今劉渙
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陀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
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

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摠苦已勞神若不纖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忘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畧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

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瀚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寇忿戾乘此猖狂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誑誘羣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衆

犄角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言之自良圖耳此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祲自銷來無所能去無所得烏

合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使甲戈有預
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司支料以備後
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實以時叙定當有酌賞其龍泉
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損傷各宜宣慰令得
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
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然

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此狂
愚忽於夷塗生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人不從
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庸何足比數
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力向國輸忠能協
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嘉歎無忘於心所云
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於茲夏中甚熱卿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知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為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伺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

奪不可不防豈資窮寇待蕩滅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疹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答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包藏禍心但當以兵

威襲取此豈可常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
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窺我
邊隙圖陷庭川闕俟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當不思
已過仍敢我讎率其人民犯我城堡是其送死之日可
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失此便後悔
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使人星夜倍道
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等路入碎葉令王斛斯自領
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漢二萬人取瓜州北

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剋日齊入比已勅朔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討襲時不可失兵貴從權破敵滅仇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

具秋氣漸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下
蘇祿反虜敢為寇讎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地果
自冰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狽而賊
既不利衆必攜離犯順回天招殃破國將在此舉已見
其徵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嗟賞久之初

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又卿表所云葉
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西出兵乘虛討襲
碎葉逋醜皆可成擒應為懸軍未能越境逆虜漏刃莫
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
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卿可與王斛斯計會伺其
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亡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
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
皆委卿甄錄各據實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

軍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茲寇讎自斃狂悖之羣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不整心且非一烏雜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

亦足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

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今奚賊殘
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為梗將遂掃蕩懸賞須明
至如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項者偏
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何歸賞而有虛
叙勞何勸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剪滅大舉之策則
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革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
天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
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為終若成

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藉卿運籌徐以計取况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爾以討殘賊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略有芟夷乘

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會取
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以師行兵貴從權
以時經略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命輸忠成名立事居
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何人也邊事煩摠無乃
為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諸將已下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劍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

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
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
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懷來在卿
良筭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有邊要馳傳
以入不日過歸來去不遑殆為勞力卿當此重寄每竭
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來歲何遲冬初薄
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
安全而常持兩端遽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
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蹙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
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一一聽從即捨往愆更
收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
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鬱捷等順道

則古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實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為福因敗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嘗負約況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永年一

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部落所歸應須安置可與
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
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
史已下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
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
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

馬權畧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騎馳突難
與爭鋒會是乘其衰氣然後邀擊一戰取滅或在此舉
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
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奏聞朕當即有處
分比秋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趙惠琮往一
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九

唐 張九齡 撰

勅書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
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揔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
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既能副朕

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文章禮樂
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俗自非才也時傑志合本
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
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
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
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淇江置戍
既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
叢爾渤海久已逋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

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
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暄卿及首領百姓並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背
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及依
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折因衆
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已令隨事當

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已亦為百姓
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為非理亦聞殺害無
罪捧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從來蕃民多無
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是卿蕃王有惡徑殺
為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為王後人亦常不自保
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敢
快志目前過折既亡卿初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
寧與否張守珪先已往彼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

賞即有處分夏中甚熱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腰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倚官耨雲輒構異謀攜間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遯無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克著聞已誅剪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為驚擾安危動靜處之在人以卿

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去亂羣當已寧
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憂不賞各宜勉勵
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突
厥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珪嚴為防護今聞涅禮已破凶
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為腹背

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喪氣與諸將計會逐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深極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誠可殘滅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關防困獸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若見可則

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全不可輕舉
已勅守珪與卿計會可須觀釁裁之秋涼卿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松漠都督涅禮書

勅松漠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涅禮得張守珪表知卿
等破賊且突厥此來也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之與
神道可得有不有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討逆自
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況卿赤心復加戎捷然

狂賊自遠投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可須防之重
不可失烏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須邀截亦與之
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
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
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攜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

剋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過喪敗之餘其氣不振秉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今若此得算已多勿復怱怱致難于末路卿比疹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勤秋涼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知以國家

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緣卿
大朝節制暫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輕兵遣
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卿可秣馬
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
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凶徒何足殲盡
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相應令彼醜虜飛
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所悉不煩具言所有
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衷叛亡相繼及師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祿山楊景暉取雪前恥亦云致命鋒鏑之下各致損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須弔祭應合贈

飾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深木落規畧是時
不有暫勞何以除惡永久為患將若之何委卿良圖用
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勒朔方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
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給
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亡
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為我所得惟有丁壯挺

身走險然樹木既闔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秉深
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勇而無謀
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
即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
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
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
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瘞救療弔死問生寇讐
之來豈亡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

過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
激厲以保功名平盧軍儲取能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
更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
士并數令巡問春後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
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

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之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為林閭山深恃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邂逅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奪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
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又委
安祿山輕窳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
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
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
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並趙堪口具夏
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
撫柔翼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是梟鷂固非
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遞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
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効過其反噬得不討除近日
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
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凡在平盧其陣亡之人
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責鄉貫具以狀聞憫彼陽

魂當有贈飾興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按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懦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

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異宜奄忽
為災遂至不救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
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
忿閥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為卿之故
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

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
惡亦合容其改脩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
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
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
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
為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
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
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

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
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
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為禍
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記人之
長忘人之短況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不亦宜乎
所令大戊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想具知之所

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罽厥遣使求合擬打
兩蕃奚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罽厥私恨欲讐此蕃卿但
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然此是人情況為君
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
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及
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永作

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

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

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陀羅往亦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
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
盡誠効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
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

同軍卽辦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十

唐 張九齡 撰

勅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疹行事乖踈董念封經使具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寃誣後自

病亡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冠帶復拘
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于卿身合承刺史比來未
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交藉綏懷
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修父亡子
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
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
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名狀聞比極暄卿及部落百
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羌首領書

勅當息柘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
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
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為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
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
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
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為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
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預圖之保無憂也

其董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羌嘉弄等亦
即續有處分必須嚴勒蕃部豫備惡人寇讐縱來計無
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
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熱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雋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取鹽井比已
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防守

并委量事處分仍遠着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權無則
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及吏人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知朕于
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眾騎施密相
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雋用兵取其城堡畧
觀此意必欲為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

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固無憂也秋初尚熟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

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
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烏合之類復何能為屢有殺獲固
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為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
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未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
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頻當矢石每
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
狀以聞即有優拔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
絕遠至于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

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既難必有攜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滅寇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軌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入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虐懸軍可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聞之

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未必已
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則攜貳我
乘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晚卿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經
冬犯邊為梗將士守備不失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歎
既負忠義為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增氣視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十

五

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儲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為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人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
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
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
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
恩為天所弃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讐錄其遠勞即合
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
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未得要

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
形候如何須善防之勿使侵軼時暑卿及將士已下并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
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況強寇壓境侵軼是虞言念
勤勞良所嘆懣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彌年足
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表言對之

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責可速
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域之功存亡受
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須備預更資一熟
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會計應是要路斥候須明
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志遠結凶

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屯苗既能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此蕃奸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頗不濟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不得以此為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為上策若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頃
與奚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懸軍能
爾朕甚嘉焉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授卿重
職兼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意不徒爾
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萬里之外三
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畧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進今授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謂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遠著候人若有形勢事資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勢在臨時固難遙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陲
自夏已來圍逼踈勒頻得王斛斯表見屯遍城張義之
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鬪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不敢攻
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為其所知持久則難不
可不早為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仍有所保據
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勢臨機適變委
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全也今故令內謁

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冷卿及將士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
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義勇
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為國盡誠決命寇讐成名當
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良深嗟嘆
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救療使得不

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識此意即以實
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賞亦即奏來所云
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奸詐首尾百端外示求
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
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復
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之醜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
亦不久蘇祿倘或覺此革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
仍與嘉運計會必取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

變豈待言之今將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我大惠敢作寇讐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于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五千人并

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續發遣卿可
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此賊救首救尾
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勞則自潰若以計取可不戰而擒
若守而不攻益為後患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
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無為端然連年受
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
勿為彼此之計也所緣兵募行賜則令所由支遣已別
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

許仍具數奏聞史震襲父可汗即令彼招集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鬪數有殺傷諸虜攜亂將自此始朕比為料亦以為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

義苟能盡節亦宜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滅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勲以成不朽冬中

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為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明密與兩軍作號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為當軍自守信賊公行來

飛廉煞一名大煞歌

大煞子人先是猴丑雞寅犬問來由卯蛇辰午巳逢未
午虎未兔申龍頭酉猪戌鼠難迴避循環亥上却逢牛

此煞逢吉則主威權逢凶則主橫死指南云凡煞不可執一而論如入格命視刑煞若將帥於兵卒指麾喝吐惟命是從故用刑煞為之驅使不入格命若常人遇兵卒則為陷害故忌刑煞如畏兵卒此理甚明
亡神劫煞一云亡神謂七煞

亡為官符劫為大煞此二煞相對俱在寅申巳亥吉凶

歌斷在前

大耗煞歌

鼠忌羊頭上牛嗔馬不耕
虎憎鷄嘴短兔怨猴不平
龍嫌猪面黑蛇驚犬吠聲
有人犯此煞財食散伶仃

大抵煞謂之耗謂之劫惟怕
田財二位學者當細詳之

穿心六害歌

穿心六害禍非輕
尅陷爺娘及弟兄
若然雙親無損害
自身妻子切須刑

三刑歌

三刑身體忌傷殘不測官灾大不祥妻子亦須防尅破
為官必定死他鄉

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
刑寅轉轉相刑是也

吞啗煞歌

猪犬羊逢虎必傷猴蛇相會樹頭亡鷄逢犬子遭徒配
兔趕蛇歌走遠鄉鼠見犬來當惡死馬牛逢虎定相傷
兔猴逢犬鷄迴避龍來未上水中央凡人若值凶時日
三合為灾仔細詳

此煞乃以二十八宿而論大禽吞小禽也
人命時日值之更加三合主骨肉刑併

流霞煞歌

甲雞乙犬丙羊加丁是猴精戊見蛇己馬庚龍辛逐虎
壬猪癸虎是流霞

此煞人命犯之男主
他鄉死女主產後亡

返伏吟

年頭為伏吟對宮為返吟忌行運到此主刑陷六親書
云伏吟返吟泣涕零零

孤辰寡宿歌

寅卯辰人怕巳丑己午未人畏申辰申酉戌人嫌亥未
亥子丑人寅戌嗔若入值此多孤寡刑害兼須損六親
男遇孤辰須切忌女逢寡宿獨眠瞋

歌斷

孤辰切忌男妨婦寡宿須教女害夫兄弟亦當離別去
爺娘骨肉不同居

孤辰寡宿好為僧若居庶俗必伶仃更被穿心來守破

不然帶疾主雙盲

論黃幡豹尾

申子辰年則辰是黃幡而戌是豹尾巳酉丑年則丑是黃幡而未是豹尾寅午戌戌是亥卯未未是此煞是太歲墓人命犯之主孤寡損六畜及疾病官灾退財有救解無妨

紅艷煞歌

多情多慾少人知六丙逢寅辛見鷄癸臨申上丁見未

眉開眼笑樂嬉嬉甲乙午申庚見戌世間只是衆人妻
戌已怕辰壬怕子祿馬相逢作路妓任是富豪官宦女
花前月下會偷期

陰錯陽差歌

陽差陰錯是如何辛卯壬辰癸巳多丙午丁未戊申位
辛酉壬戌癸亥過丙子丁丑戊寅日十二宮中子細歌
好風流處不風流花燭迎郎不自由不是寒房因孝娶
殘房入舍兩家仇女人逢者亦依然真假公姑或續絃

否則有刑多寡合外家零落是前緣

呻吟煞一名孤鸞煞歌

木火蛇無婿

木火蛇丁巳巳是

金猪木虎傷

辛亥甲寅是

赤黃馬獨

卧

丙午戊午是

黑鼠土猴孀

壬子戊申是

總論駕前神煞歌

一太歲劍鋒伏尸寄二太陽天空仍可畏三喪門內外
孝事至四太陰貫索勾絞具五官符杖責難迴避六死
符月德同行位七歲破月空攔干是八龍德暴敗天厄

至九白虎飛廉同此據十天德福星卷舌係十一弔客
天狗吠十二病符順行位

總論駕後神煞歌

一年一
宮逆行

子年紅鸞卯為首天喜對宮在於酉血刃浮沉及解神
戌上分明牢掣肘天哭還從午上尋披頭更向辰宮究
流年諸煞與諸凶逆認地支人罕有此是神仙不肯留
術人依此長相守

地煞賦總斷

凡論歲殿以登殿為本論歲駕以登駕為先身命主俱登臨顯達無比日月主若拱夾富貴非常殿駕無星而

無得祿主加臨而更奇惟怕客曜臨朝

餘奴是也

飛星破殿

對冲是也

囚煞加臨而不美主當刑煞以須防勲者天祿也

欲全而不破忌空衝為要會玉馬為奇

玉堂驛馬

衝則四柱

相衝破則飛星破祿祿主臨曰崇勲宜居官福命宮值曰全吉忌見劫空祿逢帝座足有錢財貴值垣城堪稱文雅子午相逢名為活祿辰戌丑未祿馬不臨如合通關吉

無不利馬者扶身之寶也欲生而不病喜逢勲王忌在空
亡馬遇垣城須當富命則酒色皆好遇吉則轉禍為祥
空亡者煞滅也陽為空而陰為亡陽忌陽而陰忌陰煞者滅
也滅者絕也命與日時值之暴亡必見忌木火之位宜金水
之宮不宜居坎而宜居離諸煞逢空化凶為吉的煞相會成
敗不無四柱逢空不欲再見空亡不亡尤為庶幾二位全見
名利難成刑害者凶惡也三刑守命遇六害而凶惡難逃
六害命逢遇三刑而同惡相濟刑居五福極主官高害

會的亡孤貧破敗斯為禍福之準繩誠乃加盤之妙法
百煞經

夫觀命者未論祿馬貴人先論胎息神煞夫煞人之成
器能掌君子之重權能發庶人之財祿煞之一字千變
萬化煞多無貴即勇猛暴亡煞絕無貴即卑微孤獨君
子帶煞權貴福祿之任庶人帶煞挺立鄉黨之間女人
帶煞子夫刑傷之患煞無欄處定是傷身閉門帶煞反
受灾殃年上帶煞自損其身月上帶煞必損父兄日上

有傷損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自今夏連犯西陲烏合之羣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料比王

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有所擒獲
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四鎮狂虜必
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敎勞兼云擒獲人當優賞宜具
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為惡勢將未已若困窮處實則
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足可與王斛斯計議
遂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曲江集卷十